

2

魔法小子系列

眼珠子在狂奔

王勇英 著

送致静宁



少年儿童出版社

魔法小子 系列 2

眼珠子在忽悠

王勇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珠子在狂奔/王勇英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7

(魔法小子系列2)

ISBN 978-7-5324-9686-0

I. ①眼…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2819号



魔法小子系列2

眼珠子在狂奔

王勇英 著

漫画老K 封面图

巧克丽丽 插 图

张 聪 装 帧

责任编辑 韦敏丽 美术编辑 钱 江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 @ jcph.com

印刷 业荣升印刷(昆山)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4.75 字数 76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9686-0/I · 3852

定价 1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 1 花巫老妈的黑布袋
- 12 奔走的眼珠
- 30 花巫老妈的鸟巢花房
- 37 藏在香水百合里的秘密
- 46 我绝对不是坏蛋
- 61 减肥魔法茶，一二三瘦瘦瘦
- 73 长胡子的孔小意
- 83 说话的牙齿
- 105 魔法布袋
- 117 从前的花巫老妈是另一个样子
- 135 黑布袋里装着好多花巫





花巫老妈有一个奇奇怪怪的爱好，不喜欢时尚流行的女包，唯独对一只丑丑的黑布袋情有独钟。

朱老朱告诉朱皮皮，他在十几年前认识花巫老妈的时候就发觉她背着那只黑布袋了，一直都没有换过别的包。朱老朱给她买过几个包，可她都不喜欢，最后转送给了别人。

“这只布袋就那么可爱吗？”朱老朱偶尔会对着花巫老妈的黑布袋琢磨。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恋物爱好。”朱皮皮也会偶尔在





朱老朱的嘟囔过后附和一句。

花巫老妈有很多漂亮的裙子，而且总是穿着漂亮的裙子背这个黑布袋，看上去显得有点诡异的神秘感。恰恰是这种诡异感惹得很多女孩子疯狂倾慕，甚至有些女生也模仿她那样穿着漂亮的衣服背只黑色的麻布袋。但她们只能模仿其表，却怎么也透不出那股诡异的神秘感来。

花巫老妈出门必然要背着她的这个黑布袋。回家也要背着干活。朱老朱和朱皮皮以前常常会笑她，后来也就习惯了，她喜欢背着就背着吧，尊重她的习惯，谁叫她是有魔法的花巫老妈呢？再怪的爱好也是不奇怪的。

花巫老妈那只黑布袋里永远是鼓鼓的，好像一直装满东西。有时候朱皮皮会好奇地问花巫老妈：“你天天背这么大的布袋，不觉得累吗？”

“跟你背的书包比起来，那可轻松多了。”花巫老妈嘻嘻哈哈地说。

孔小意多次跟朱皮皮说花巫老妈的黑布袋难看，今天又说了：“黑黑的，看起来脏脏的，好像几百年都没有洗过。你老妈背起那个黑布袋子，就像我在乡下外婆家见过的那种专门给牛看病的女兽医。”





李果子也趁机借话嘲讽：“孔小意，你不要老是说花巫阿姨的黑布袋难看了。我们要学会尊重她的审美观。不是每个人都有艺术感觉的。我们得允许有些人俗气……”

“你才俗气呢。”朱皮皮狠吼李果子，“你妈妈穿晚礼服去参加晚会的时候竟然配拖鞋和半截肉色丝袜；你爸爸穿西服竟然配白色的运动鞋。嘿嘿，这难道是艺术的审美观？俗透了。”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那纯粹是因为赶时间，我老妈没来得及换上高跟鞋就穿着拖鞋出门……”李果子企图解释得清楚一些，这样一来反而让大家笑得更疯狂。

李果子本想嘲笑朱皮皮的，没想到自己反被嘲笑了，悻悻地白了朱皮皮一眼。

朱皮皮回到家看到花巫老妈又像以前那样在阳台护理她的花苗。花巫老妈近来常常不知从哪里捡拾些残枯花苗带回家来精心培种。凡是经她护理过的枯枝残苗很快都变得生机盎然。

花巫老妈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头上扎一块花头巾，依旧背着黑布包。只见她不停地伸手从包里拿出一些花苗来种到花盆里。



朱皮皮的眼睛紧盯着花巫老妈的黑布袋看，他一定要非常非常认真地看看花巫老妈的黑布袋是不是真如孔小意所形容的那么难看。远远看去，唔，黑布袋还真的很难看，花巫老妈背着它就像个卖菜的漂亮姑娘；再近一点看，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看，花巫老妈背着它，感觉很有乡野花女的情调；近距离细看，发现这只黑布袋很不错，而且越看越觉得它不是普通之物，做工精细不说，好像用料还非常特别，不是平常所见的面料。布袋上有一株百合，不像是绣上去的，也不像是画上去的，好像是活生生地长在那的。



朱皮皮靠近黑布袋。

“一边玩去，我赶紧种完这几棵花就给你们做饭。”
花巫老妈挥挥手让朱皮皮走开。

朱皮皮不走，还在出神地看黑布袋，“好奇怪的黑布袋呀。”

“有什么奇怪的？它就是一只普通的布袋而已。”花巫老妈用手拍拍布袋，笑着说。

这时候，朱老朱下班，看到花巫老妈还没忙完，想帮帮她的忙。花巫老妈还是像以前那样一挥手，简单地吐出两个字：“不用。”并且还把朱老朱赶进书房，把朱皮皮也赶进他的屋子里，理由是她干活的时候不能





被打扰。

朱老朱很听话，在书房听音乐不出来。朱皮皮却没那么安分老实，偏偏就想打扰一下，于是探出头来偷看。花巫老妈为了赶时间，竟然用魔法种花。花苗自己蹦蹦跳跳地快乐地往花盆里跳，花盆也快乐地自己装花泥。那些残枯的花苗突然间都像有了生命，花纷纷把土拍实，然后浇花的瓶子就飞过来在空中给花儿浇水。花苗在水中洗澡，高兴得摆来扭去，天真地嘻嘻哈哈唱起了洗澡歌，“快来快来，我们开心地洗澡澡……”

那是花巫老妈以前给朱皮皮洗澡的时候哼的歌儿。

“嘿嘿……”朱皮皮忍不住笑起来。

花巫老妈的魔法突然被朱皮皮打扰了一下，所有的东西停止，刚才还很有生气的花苗立刻就凋零败落下来，变得垂头丧气，毫无生气。

“朱皮皮，不听话，你会把这些花儿害死的。”花巫老妈挑挑眼皮对朱皮皮说，然后把手伸得老长老长过来把朱皮皮的头按回去，把门带上。

等花巫老妈把门打开宣布可以出来以后，朱皮皮才飞快地冲出来，花儿全种好了。花巫老妈快乐地去做饭。

朱皮皮细细看看这些花，觉得有点怪，好像跟他平时



所看到过的花有点不太一样，看久了它们似乎变得像一水一样流动，像火苗一样燃烧，还像烟雾般弥漫，甚至好像会唱歌，会微笑，会跳舞，会走动……

吃饭的时候，当朱皮皮把这种感觉说出来，朱老朱笑得喷饭，满桌子菜全有他喷的饭粒。花巫老妈和朱皮皮同时瞪他。“对不起对不起，凡是有饭粒的菜都归我。”朱老朱憨厚地说。

朱皮皮立即站起来检查，“经鉴定，所有菜都被老爸喷出的饭粒侵占了。”

朱皮皮认定朱老朱肯定是故意的。

花巫老妈笑着说朱老朱：“哼，都归你？都归你了，那我们母子俩就什么都不用吃了。亲爱的，你真是太有心机了，你想独食就想了如此原始的喷饭办法进行圈菜运动！”

“哈哈哈……”朱皮皮被花巫老妈的话逗笑了，也喷了一口饭，到处都是。朱皮皮也学朱老朱的样子站起来谦虚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凡是有我饭粒的菜都归我吧……”

大家都笑起来。

“有其父必有其子。”花巫老妈扫了他们一眼，用筷子敲敲菜盆，对饭粒说，“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于是饭粒全都起立，跳动，飞起来，有些钻进朱老朱的嘴巴，有些钻进朱皮皮的嘴巴。

菜上白花花的饭粒全都跑光了，大家接着进餐。

朱皮皮又接着问刚才的问题：“花巫老妈，我怎么会把那些花看成那样？是不是我的眼睛近视了，看东西模糊？”

朱老朱连连点头，他认为是，要朱皮皮好好注意保护好眼睛，以后不准躺着看书，也不能看那么多电视，不能用那么久电脑……

朱皮皮对朱老朱列出来的一串不准非常不满。

花巫老妈沉思了一下，脸上突然浮现一种特别的微笑，她说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朱皮皮可能从花里得到了某种魔力的表现。

“哇——好吖——”朱皮皮高兴地蹦起来，不小心把饭桌也掀动了，幸好花巫老妈眼疾手快，用魔法把翻了的桌子，飞了的菜碟和洒了的菜一一点定，然后再把餐桌摆回原来的位置。菜碟重新回到餐桌，飞出去的菜也落回碟中，只是乱了，有些菜跑错了碟子，结果每盘菜都成了杂烩菜。

“家里有个会点魔法的儿子就已经热闹了，再加上一个会魔法的老婆……呵呵呵……”朱老朱唉声叹气地嚼着这些已经跑了味的菜。



花巫老妈和朱皮皮开心地咕咕笑。

朱皮皮把花巫老妈用魔法种花的好玩事带到学校去跟孔小意、李果子、李比比和杜可他们分享。“太搞笑了，你老妈不像正常人噢。”李果子笑着说。

朱皮皮嫌他说话听起来刺耳，白了他一眼。

孔小意也批评李果子用词不慎。李果子呵呵几声，“我这才叫好口才。表扬中带有刺，刺了人，人还找不到回击的理由。”

“无聊之人。”朱皮皮狠瞪他。

李比比觉得他们谁说的都有道理，这个说什么他也附和，“对噢”。那个说什么他也附和，“对噢”。

杜可沉默了一下，就盘算好了一桩生意，“朱皮皮，我们跟你老妈做一笔生意吧。以每盆五块钱的价格购买她用魔法种好的花，我们再带到学校来以十块一盆卖给同学们。我算了，我们全校一千名学生，一人买一盆我们就能赚五千块钱。我们五个人每人能分一千，这个假期参加学生夏令营的费用就有了。另外，我们还可以把生意做大，卖到别校去。嘿嘿，一年下来，我们参加欧洲N国学生旅行团的费用也都有了。”

杜可这笔账一算出来，大家立即两眼放光。



朱皮皮把这帮做着发财梦的朋友带回家去跟花巫老妈谈判。花巫老妈刚听杜可说完就放声大笑起来。李果子、李比比和孔小意都以为生意能成，花巫老妈才笑得这么开心。

杜可却一听笑声就能敏感地看到了拒绝，“花阿姨，你别急着拒绝呀。好好想想，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噢。”

“No。”花巫老妈非常果断地说。

朱皮皮送他们下楼，大家情绪都有点低落。“唉！夏令营呀，就这样泡汤了！”杜可悲号。

李果子问朱皮皮：“你妈妈每天都给花点名吗？”

“当然不会点名了。”朱皮皮笑着说。

“那就好。你每天拿几盆花出来，她也不知道的，是不是？”李果子奸诈地说。

“你要我当家贼？”朱皮皮尖叫起来，立即回绝，“我要是当了家贼，以后还有何面目行走于天下？”

杜可批评李果子的想法，“做生意就要光明正大去做，不能小偷小摸地卖几盆花，钱挣不到几块倒把自己的名声先搞臭了。我杜可是将来做大事业的人呀，目光得放长远了。”

大家都笑起来，觉得杜可自信过头了。

朱皮皮回到家就发现花巫老妈种的那些花都消



眼珠子在狂奔

失了。

“花呢？”朱皮皮到处寻找。

花巫老妈背着黑布袋看着他笑，“我把它们都藏起来
了，免得你的同学打它们的主意。”

朱皮皮觉得好奇怪，花巫老妈怎么能那么快就把所
有花都藏好了？藏在哪呢？

11





12

朱皮皮满屋子找来找去，想看看花巫老妈到底把花藏在什么地方。

花巫老妈背着黑布包站在客厅看着朱皮皮找，完全没有要帮这个宝贝儿子忙的意思，一副看热闹的表情，不时还调皮地问：“找到花儿了吗？我有可能把它们藏衣柜、书橱……”

那些地方朱皮皮都找过了，尽管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老妈老妈，你用魔法把花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朱皮皮不想再找了，拉着花巫老妈的手晃来晃去，撒娇追问。

“不能说。免得你又带你们那帮小生意精打它们的主意。”花巫老妈就是不说。

朱皮皮无意中碰到花巫老妈挂在肩上的黑布袋，突然听到花盆碰撞的声音，感觉黑布袋比平时要鼓一些，好像装了什么东西。朱皮皮好奇地看看黑布袋，“里面装了什么？”

“哪里有什么。”花巫老妈笑着闪开，像小鸡一样蹦跳着去厨房，“又要做饭了——”

“做饭还背着黑布袋。”朱皮皮歪着头回想了一下，花巫老妈好像在家里也习惯一直背着黑布袋的。

莫非老妈把所有的花都装在黑布袋里？朱皮皮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不过，他敏感地觉得那只黑布袋里面一定装有秘密。或许，它是花巫老妈的魔法布袋，要不，那么多年来她都袋不离身！

花巫老妈以最快的速度把饭菜做好，并以最快的速度把饭吃掉，交待朱老朱洗碗筷，她要去办事，然后瞬间就消失了。

“哪去了？去哪了？做什么呢？”朱皮皮端着一碗饭，咬着筷子满屋子找花巫老妈，傻猜着。

